

战地记者讲故事

新绿

■王雁翔



插图:唐建平

“幸福来得太突然，我自己都没想到。”

陆军某部中士蒋昊霖聊起他去年底荣立二等功的事时，是这样回答的。我们盘腿坐在连队楼下的草地上，初春的阳光温暖、纯净，空气里有草木与泥土的气息，营院里的几棵大树抽出新枝，正在茂盛蓬勃地生长。

二级上士曾锦铭说：“昊霖新兵下连就在我们班，别看他话不多，但善思考、爱琢磨。”

新兵下连第一年，蒋昊霖琢磨某型装备训法创新。曾锦铭惊讶、好奇，也欢喜，觉得有想法好，应该支持他。

两个月后，有了好消息，他优化步骤，实现一键安装，时间与人力比原来节约了30%。

这次旅里组织“勤务精兵”比武，蒋昊霖主动报名，因兵龄与接触专业时间短，大家都觉得他不是最佳参赛人选。

他不吱声，只是埋头琢磨，将装备的所有操作优化成一套新规范，把可能出现的问题梳理出清单，一个一个解决。结果连队3次选拔考核，他都获得第一。在全旅比武赛场上，兵龄最短的蒋昊霖用自己的创新训法勇夺第一。

几年前，某新型装备列装，除了一册技术说明书，什么都没有。列兵蒋

昊霖主动请缨，参与新装备操作实训。他不声不响，为新装备操作使用总结出“一表两图三册”。野外实训，他扛起了主操作手重担。

在驻训地，他发现新装备上不少设备与现有装备不兼容。在寂静的荒野、峡谷，他曾一次次向厂家提出问题与需求。烈日般的太阳当头，说出的话也冒着热气。热风把他的焦虑吹远，又吹回来。厂家寄来的东西仍不匹配，难题依旧卡在那里。

犹豫就是等待。蒋昊霖不想等待，也没有时间等待。他默默买来一堆零部件，自己进行加装改装。

“当时，我心里也不敢确定行不行，但任务压在肩上，我心里急啊。反反复复折腾了两个月，问题终于解决了。”蒋昊霖说。

4个月后，车长蒋昊霖带着5名战友，驾驶新装备走上演习场。

这是一场红蓝对抗实战化演训，陌生地域的战场环境复杂多变。蒋昊霖所在战车编在红方。他驾驶着新装备在枪林弹雨里穿梭，一次次躲过炮火袭击，实训期间刚刚探索的4种战法得到了检验，顺利完成了新装备多项“首次”任务。演习场上的不俗表现，让他赢得了大家的认可。

蒋昊霖说：“创新总会伴随失败的风险，可等着厂家的解决方案，谁知道

要等多久？遇到难题不勇敢、大胆地去解决，绕开走，那难题就永远是难题。”

他犀利的话语，让我心里“嗡”的一声。他的拘谨与沉默里，其实奔腾着激流般的锐气与力量。

蒋昊霖拿草茎拨弄着地面。一只黄豆粒大小的黑色小虫，被他的草茎挡住去路。它左冲右突，试图从草茎阻挡的地方过去。草茎头一次次伸到他前面，像一面墙、一座高耸的山。那虫子一次次不知疲惫地改变方向，越过“高山”，冲破阻碍。

后来我才知道，眼前这个与虫子较劲的战士，创新革新成果还不止这几项，他飞翔的天空远比我想象的辽阔。

我将目光从草丛里移开，抬头看向挺拔的小叶榄仁。岭南草木四季常绿，冬天落叶的乔木很少。树身浑圆挺直，树冠呈伞形，层次分明的小叶榄仁冬季却是落叶的。此刻，它的枝条已生发新绿，整个树冠像一把淡绿色的大伞。

我喜欢小叶榄仁春天的新绿，主干直挺挺往上伸，像脑海里充满活力的思维，发散、延伸，生长出新的枝叶。

蒋昊霖也抬头往高处看，看树或者蓝色的天空。他不知道，我仰望树上蓬勃的新绿，也在心里盼望他长成一棵大树。



王雁翔

记者心语
故事的花朵后边，是辽阔的心灵世界。

感念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岁月苍茫。后来，人们发现，他和他父辈两代人的足迹，是沿着数百年之前一个伟大诗人写下的一首军旅词，一步步向西部走的。

—

数百年之前那个伟大诗人，叫陆游。他写下的那首军旅词，是我们耳熟能详的《诉衷情·当年万里觅封侯》：“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梁州。关河梦断何处？尘暗旧貂裘。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洲。”

“心在天山，身老沧洲”，成为千古名句，源于它道出了诗人的报国志和这种报国志终未实现，在他的心里留下的深深遗憾和隐痛。但我要说的那个人，不仅弥补了陆游的遗憾，还为这位南宋诗人的“心在天山”续写了新的篇章。

我说的是周涛。当然，他也是诗人，一个当代杰出的军旅诗人。

陆游在朝为官时，正值南宋内忧外患之际。他壮怀激烈，志存高远，想做一个力挽狂澜的英雄，为国家建功立业。他晚年退居故乡，依然不忘曾经横戈马上，在硝烟中冲锋陷阵，出生入死。当陆游回到故乡，渐渐老去时，只有借助回忆往昔的诗词来抒发家国情怀。《诉衷情·当年万里觅封侯》就是其中一首。

“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梁州”，诗词的开头两句，像嘹亮的号角，石破天惊。那时在战场上，他马踏残虏，只身战群狼，是何等的潇洒，何等的大义凛然。多年后，“关河梦断何处，尘暗旧貂裘”，昔日的关塞河防只能在梦里出现；墙上挂着的貂裘戎装也尘封色暗，渐渐落满了尘埃。这时候放眼西北，残虏未扫，狼烟依旧；关山难越，雄心未灭，心里依然涌动着对山河的眷恋、对战场的向往。

—

当周涛面向西部远远地走出陆游的视野，走到更远的天山，他没有陆游“身

心在天山

■刘立云

老沧州”的忧愁与遗憾。那座苍凉的终年积雪的天山，是他终生安身立命的地方，也是他用诗歌“匹马”守望的地方。

1965年考入新疆大学维吾尔语言文学专业的周涛，祖籍山西，1946年出生于山西潞城。当年，晋冀鲁豫军政大学就建立在此。周涛的父亲和母亲均为军政大学干部，是战斗在太行山的老八路。1950年，年幼的周涛随父母经河北平山、石家庄和长辛店，到达并定居北京。1955年，他们举家从北京迁居乌鲁木齐。此后，两代人在天山脚下落地生根，成为最早援助新疆的一批支边人。1979年，正以诗歌创作在文学界崭露头角的周涛，被部队特招入伍，在乌鲁木齐担任文学创作员。

在周涛看来，他这个人就是为这个光辉的年代而生，为这支军队而生。他这身军装，是命运为他量身定做的。即使他33岁参军，比部队的许多作家诗人晚了十几年，但他在大家面前并不感到资历浅薄。他认为自己本来就应该是一名军人，他特招入伍，正是如愿以偿。一米八几的个子，他白杨般挺拔修长的身板，他30多年在新疆这片浩瀚大地的耳濡目染，他的文学才华，让他成为适合穿这身军装的人。这从周涛那时创作的一系列军旅诗的题目就能看出来，如《我是个武器爱好者》《军人素质》《冬天，我的军大衣》《我用嘶哑的喉咙歌唱》《哦，士兵》等。

翻阅周涛的诗歌创作年编可以看到

三

在“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的悲鸣中，面对老之将至，陆游最后无可奈何地发出“心在天山，身老沧洲”的悲鸣。当时，他虽然忆念以天山作为象征的西部边关，但已经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而心在天山身也在天山的周涛，面对衰老，却从容、昂扬、积极，勇敢迎接一个节日。周涛的诗歌《对衰老的回答》“我想到自己的衰老了，因为年龄的吃水线，已使我战栗、吃惊；甚至在梦中都能感到，生命的船正在下沉……’但是别怕！’我安慰自己，人生就是攀登。走上去，不过是宁静的雪峰。死亡也许不是穿黑袍的骷髅，它应该和诞生一样神圣……”

77岁那年，周涛在乌鲁木齐离世，最终把自己有如带铜声的一把骨头也埋在了天山。

一隅春意

■徐瑞滢

上，回忆起校园青春的模样。哪怕等初春走到暮春，玉兰逐渐凋零，它还会以最后的芳香，鼓励我们在新的一年四季里茁壮成长——春天，总要孕育出新的希望。

春雨也是春意不可或缺的部分。我曾全副武装队在刚落完春雨的青草地上练习战术动作——为了在考核中取得更好的成绩，我把晚间休息时间用来加练。

带教的班长与我年纪相仿，曾在比武考核中摘得桂冠。日复一日的站岗执勤和军事训练让他的目光变得坚毅，面孔晒得黝黑发亮。

讲解示范的时候，他没有带任何护具，穿上全部装具后就卧倒在地。随着计时开始的指令下达，他迅速向前爬去，身下掠过的小土块被他碾碎。快爬到一半时，他开始二度蓄力，脖颈处的青筋暴起，速度不降反增。站在终点处的我，只觉得他裹挟着一股风朝我袭来。月光发出的淡淡光亮照在草地上，草地更翠了。

示范结束，他边卸装具，边对我讲解技巧。递枪给我的时候，我看见他的手腕处正在渗血。

“班长，你手腕破了。”我对他说。他抬起手腕看了看，又用另一只手的手背轻轻蹭了蹭伤口，满不在乎地说：“没关系的，这点小伤不算什么。”

等我穿好装具，他笑着鼓励我：“别怕受伤，拼命往前爬就行，一定能过。”我再次做好卧倒的准备姿势，等待班长一声令下。雨后泥土的冰凉感隔着衣服袖子钻入我的皮肤，青草香涌入我的鼻腔。

终于，“开始”的口令再一次下达。我脚蹬了劲儿向正前方爬去，一下、两下、三下……我感觉到被护肘包裹的地方又开始作痛，膝盖被土块磨得生疼。

“加油加油，快快快，坚持住就能优秀！”旁边掐着秒表计时的班长和我一样着急。我咬紧牙关努力不掉速度，拼尽全力爬过最后一个铁丝网，随后一个大步朝前蹬，再度起身朝终点处奔去，卧倒，出枪。我趴在地上保持着握枪瞄准的姿势，大口喘着粗气，细密的汗珠顺着钢盔流到下巴，身上如同散架了一般。

“这次还不错，到优秀线啦！”班长乐呵呵地对我说，“今天不用练了，回去好好休息吧。”

心香一瓣

用心记录多彩时光

或许是在学校生活的时间久了，我对于温差与季节更替的感知变得不那么敏感。记不得覆盖在草垛上的那层薄雪，究竟是何时融化的，也记不得从南方归来的大雁何时掠过头顶，更记不得沉寂了一冬的枝丫，究竟何时抽出了新绿。但我知道，当春风听到躲在树梢间的群鸟唱响新一季轮回的歌，便会立即拂动衣袖，替万物脱去包裹着的冬外壳。

于是，我总觉得，春天是被群鸟的叽喳声猛然唤醒的。

当校门旁的杨树舒展着身体，掉落满地的“毛毛虫”，散播一团团飘浮的“雪絮”时，它脚下的那一株株小草，只是在阳光洒下或春风吹来的时候，从土里悄悄探出小脑袋，再扑落身上的白衫，换上青嫩的新衣。

花园里，寂静一冬的池水开始活络。从石岩上不断跳落的水珠，砸进小池塘那汪新蓄的水里，迸溅出一个接着一个小水花。春风吹皱了涟漪，也替那座小桥拂去尘埃。几只喜鹊从花园的这头飞到那头，叽叽喳喳地嬉闹着。

我更喜欢的是院子里的那几棵玉兰。玉兰不像桃花般争艳，亦不像梨花般唯美，它大方却安静，像个不多言语的老友，安安静静地站在一栋栋教学楼的小路旁，陪着一代代学子成长。

每天清晨一睁眼，最先见到的是公寓楼旁的那棵玉兰。它总是在晨曦微露时，看着我们从公寓楼鱼贯而出，在楼前排队列整齐后，又喊着口号跑向训练场。

等到上课时间到来，教学楼前的玉兰也挺拔了身姿，听着往来队伍唱响军歌。即便其他树木都在发出“唰唰”的声响作为伴奏合鸣，玉兰也只是微笑着朝着队伍点头致意。它总是用那双好奇的眼睛观望着我们，比如在某个阳光极好的晌午，它会透过教学楼的红砖墙和一扇扇干净的玻璃窗，打量着正在学习的年轻脸庞，却从不落下一片花瓣打扰。

人常说，玉兰花的花语是友谊长存，于是校园里常见。如今细想，的确如此，校园里的玉兰陪伴着一届又一届学生长大，每个人都能从玉兰花的身



雪落贺兰

■贾常文

雪落塞上江南
雪落巍峨贺兰
梨花纷飞，一片片
搅动了青春和热血

年轻的，歌声吼声喊杀声
在贺兰山狂风劲吹中
回响着豪情

年轻的面孔
眼神警惕
意志坚定
脉管奔涌着血性
并肩为国戍边，精神剑刺苍穹

雪花染白了青丝
寒风吹皱了容颜
贺兰山麓
不仅有钻出地面的倔强小草
更有忠诚的坚守

此刻，那场瑞雪
携着忠贞勇敢献身的基因
落满人间，沁入战士的心中

八千里路走过
踩热了冻土
踏碎了岩石
贺兰山麓
豪情仍在
热血依旧

此后，每一场雪
卷扬起的红旗
铺展开赤诚底色



望月(中国画)

高维洲作

